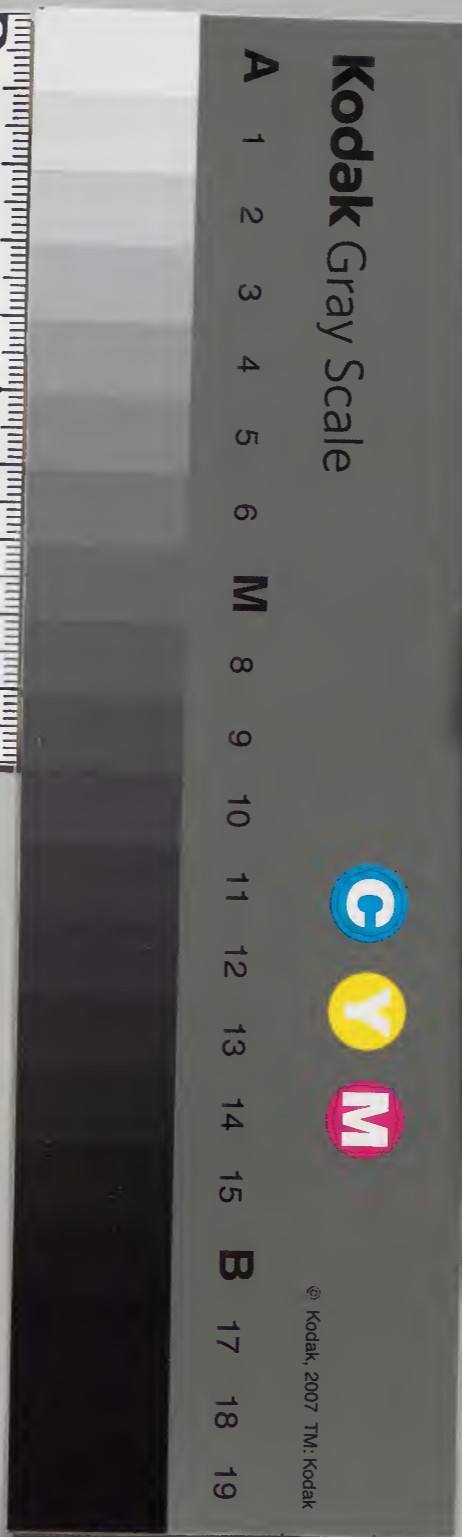


皇華集

四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36
冊數	42 (42)
函號	樂 137 2



皇華集卷之四

祭海神文

惟

神騰精乘景捍患禦灾播靈之日久矣至

於航海獲濟者咸云目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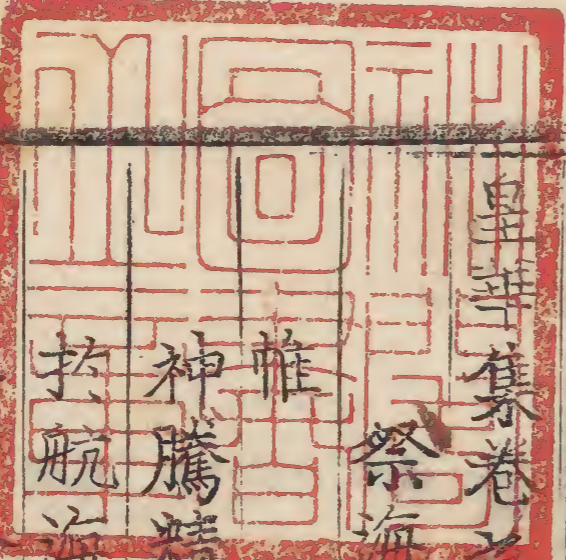
尊神金容朱服現身垂慈如取自魚腹登

之彼岸人書所識今昔一口盖自有神明

標聖未見若斯之炳烈者也肆今

天子册以元妃下民呼為衆母尊親之至亦固

其宜職等以今



皇帝之六年

命朝鮮取道東海命下以來朝紳見者罔不後

頌

明神動色戒勉曰惟

天祀實靈子行不可不虔祀之夫以

尊神之威靈赫濯功德巍隆某等即偶過

神祠猶當肅容禮拜矧浮海之後將繳福

於左右其敢不必誠必敬禱祀而求吾聞

四海之中惟東海稱險最其風剛其水勁

其島嶼為蛟龍之窟穴精物之都居其肯

風毒霧駛浪奔濤滑逐無節至於幙日粘

天嘯神號鬼邇方開道間集人踪亦不過

出防之水卒與夫走利之販夫往往須慮

戰於桔槔長年林為涓蜀是皆百往一返

猶出萬死一生以故去則舉家泣訣談亦

神肉飛騰某等雖孱弱一書質羸科雉然

攝衣登舟慷慨無恐豈有他哉實恃

聖天子之明命及

尊神之呵護在今

皇帝以盛德新即

天子位懷柔百神靡愛玉帛是以往者河伯効
靈凝碧萬頃夫黃河千年一清尚不難為
聖人表瑞以海視河位號為尊其不且獨多媚
茲明矣惟

尊神明諭海若俾其有以自處如或使者
不虔不檢貽羞

簡書明神所鑒得以罰之若猶未也

明命煌煌

天威咫尺百爾諸神孰敢戲渝不震不驚以引
以翼匪惟

尊神之德似亦

尊神之職且今日此行中外共見職等既
數禱祀而求則

尊神併為耳目所屬

尊神其亦自為光大厥聞計慎毋或以使
者薄德至傷神之靈少借慈航用成利涉
來格來享

神其聽之

南州史氏姜曰廣具草

李月沙詩序

予以今

皇帝之六年、噲

命朝鮮、未旬日復以他

命行、獨館伴李若周旋、差久、一日月沙手詩

一帙、屬余序之、余既卒業、作而嘆曰、美哉

彬彬乎、我

國家之文治、於斯為盛矣、昔人有言、聲詩

汗隆、關乎世運、豈不然哉、詩三百篇、非聖

臣名佐之筆、即田峻紅女之詞、大以昭其

功德、微以寫夫性情、初未嘗抽繪章句、臨

摹繩墨、思欲爭千秋於藝苑也、然而質契

神明、體符造化、後之才子、詞客、鏤心刻腎、

曾不得窺其堂奧焉、揆厥所由、時則大和

元氣、盍溢在三代宇宙間、故也、惟我

國家、號稱極治、文德之矢、於今二百餘年、

沕滿曼羨、郁郁乎煥哉、真與唐虞三代比

烈矣、風美兩扇、人文鬱流、雲蒸霞變、說者

謂、詩道極衰於宋元、而大備於

昭代、非虛語也、東國沐浴文化、比于時、夏元

氣之所鼓盪、故其學士大夫、率能振和平

之響以鳴一代之休而李君以家學淵源
素稱此中名宿其大業彬彬見推
中朝宗匠不亦宜乎隨遇臻變獨造真境
汪先生斯為不佞矣且夫詩道豈易言哉
曾情直舉多任流移則氣格不振法律嚴
持好作矜壯則風趣頓傷是以兩家各以
兩長交相為譏卒亦不相為用何人鮮備
善亦元氣既漓天實生才有至有不至也
宗自然之說者哆口關關睢鳩出於何典
得毋受人之形復求人道於空桑乎然衣

冠土木而即具然命以為人亦誠有所不
可何則以其君形者不存焉耳此則倣古
之過也原其所指宗以究其所踵受兩家
疵累斯可得而論也夫惟有溫柔敦厚之
旨而無卑靡纖促之習難矣哉詩三百篇
往往可歌可咏所以為盛世之元音也若
李君者庶幾近之矣詩曰鳳凰鳴矣于彼
高岡言瑞應也鳳凰鏘鏘之鳴中律中呂
誰為為之感于其氣然耳元氣所召有物
來相聲歌之發不求工而自工所謂作者

不自知其所至而工焉者顧失之乎李君
于是乎能鳳鳴矣夫陳詩達俗正使臣之
職也予持是編歸將藉手以獻

明庭登諸紀載用昭我

國家之文治騰衍海外者如此嗚呼豈不
盛哉

賜進士第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

起居註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奏教內書堂

欽賜正一品服色兼閱視海外兵馬等務南州

姜由廣拜撰

書權氏

寶翰承

息錄後

予行至朝鮮訪其俗迺見其人文大較雍
容都雅云夫朝鮮亦猶行箕子之道也吾
夫子浮海居夷之嘆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他日嘗讀金史予甚感焉金人謂宋幾不

擇音有我直奴視之語高麗豈其負之耶
何以至此。針首之桀慢無人禮。蓋不自今
日始哉。我

國家之待朝鮮抑何厚也。夫喜起之賡卷
阿之遂。即在唐虞成周亦俊稱千秋盛事。
權氏一海壤鯨臣耳。我

高皇帝至不難引而進之。使獲附麗於其盛。嗚
呼

恩禮亦極矣。榮幸者豈獨權氏耶。倭為封豕長
蛇。

綸音中深致意焉。關白之難。

聖天子早明見百世後矣。三韓分土。越在遐荒。
度外置之。斯度外置之已耳。乃

聖祖用未雨之謀。告戒於先。

神索取既社之屋。扶全於後。可不謂

深仁厚澤哉。朝鮮之報

禮忠謹不衰。有以也夫。

賜進士第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

起居註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奏教內書堂

欽賜正一品服色兼閱視海外兵馬等務南州

姜曰廣拜手謹書

予至開城夜見光氣燭天嘆嗒曰此何祥也詰旦得覲

聖祖宸章始知其故然持是卷出示似少草草

謂宜襲以重錦告廟珍藏比於天球大貝

允有嚮

命者至

禮成後告以擇吉盛衣冠焚香拜之一如謁

孔廟儀然後共相展讀更繹思其義乃為無負

聖謨洋洋耳

姜曰廣又書

國王前揭帖

不佞葦才能虛薄奉使無狀乃辱

老殿下禮儀游錫

存問相尋明德高深即岳山漢水不足為

喻矣但先時嚮

命者允以大禮既成即為

王事已竣而不佞輩復奉有閱視兵馬之
旨宿

命於身不遑啓處人臣之義也昨者

慶詔一宣即欲奉啓伏觀

老殿下玄風暢乎德音懇情發乎篤義如坐

人春陽中飲之醇酒是以嘯嘯躊躇未忍

告別厥後揆稽分誼萬難延緩然以

台命之辱猶為改期此亦足明不佞肅將之

苦心矣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不佞之

來信宿已過且古人有以傾蓋之歡結千
秋之契者精神映徹豈以久暫為厚薄哉
今遼民寄生

貴邦奄奄待斃如赤子將井宛轉井中呼
號求救而身在井上者乃從容緩步以行
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夫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圖不佞早獲報

命聖明必速下處分所救者或當不止一命耳
不然

老殿下真懇之情雖石人猶將為動

台命見辱至再至三矣豈愚執之難破遂至此也伏乞

老殿下俯垂睿襟少鑒鄙志使不佞輩旋轉

遄發上不獲罪於

聖明下不獲罪於百姓則玉成大德猶當與雅

情并佩戴矣區區鄙忱恐傳述不能悉達

故敢以

啓瀆統祈

炤鑒不宣

侍生姜曰廣再拜

國王前再揭

以

老殿下之忠恪

聖明也故推而及於下執事曲降隆慈仁深日

積矣但不肖之嚙

命也既無延譽之美猶庶幾砥鏘之思徒以

老殿下珎貺俯具篤倦懇又賜降自尊未敢

遽冒不恭之迹取戾

左右是以間有祇承蓋亦感愧交積適者

之賜抑何更出

崇弘一聞

鼎命精駭思越遂至莫知啓處稽之聘志
蓋以幣厚財侈為防故不肖所籍手獻者
具不腆之將也瓊琚下報

老殿下愛人固無自己但寵溢踰涯等之鰲
戴區區虛薄分實難勝古人云不惟其物
惟其意物有儕量意豈有窮哉且聞先賢
之使遠藩也交際悉受蓋以安遠為今
貴國之事

天朝誼篤一家即不肖自奉教以來竊見

老殿下推置款誠溢于言表已藹然一體之
義然則不肖敢告硜硜者非獨以安愚分
蓋亦親愛之微誠也伏乞

俯賜矧宥少遂愚硜則曲成大德直沒世
啣結矣臨啓不勝惶恐

侍生姜曰廣再拜

與伴送使書

甲到平壤見其城士民立
甲頌德送此帖以止之

方今

聖明在上禔福中外不佞奉使無狀無能宣播

萬一日夜怵怵焉以負此
簡書為愧東國之人不以為不肖反唇而
誅之為幸已多及見緣途百姓歡呼稱謝
動至傾邑則是東國之厚也
貴國之知有禮也吾見箕封之遺教矣若
夫建亭豎碑益非使者之敢任也夫碑之
設也志不忘也非其民也沐浴膏澤誰克
堪之使者輜軒所過歷闕而已周爰咨諏
未遑其能實有遠德以被茲土乎無德而
歌舞之是滋耻也甘棠畏壘必不其然矣

若猶是所稱商賈之不携也俟應之從首
也君知其為無竒也焉用取此常事而章
耀之其又何以風示有位為司牧勸也願
足下與當事者寢此盛舉小安愚衷且天
俗之日下也民智而滋生矣太上忘情願
與執事者其共圖之

知生姜曰廣拜

回帖

大入膺

命奉使

命頒慶下邦其所以宣布

聖天子德意撫存敝服者寔東方二百年來
耳目之所不及

清苦之操

仁愛之德近者服遠者慕耄艾歡謳載于
道路思將捐髮膚之微報軫恤之

恩顧無以自効也則無寧樹一片石垂不
朽名使百世有所欽仰焉所謂志不忘
者非耶不佞獲陪

門館濡染薰陶其所得於觀感者夫豈淺

渺哉常懼不能讚揚

大德載之金石以負

大君子知遇之私幸今丘民趨事不謀而
同能使岷山故事得復見於今日輿情
所孚不可沮格而

大人歉然崇讓不自滿假至辱扎翰以教
之不佞雖欲仰副

大君子不居之盛意將無以塞邦人之願
而接於道也事非自擅不敢承

命惟

大人恕亮不宣

侍教生全塗頓首再拜

與伴送使書

不佞奉

天子命來

貴邦每患不稱

任使即嚴禁貨約束僕從釐革津貼并儀
節之辭讓亦罔敢不慎恐猶恐不能仰體
天子之德意嘉惠遐方亦使者尋常事耳昨自
王京至開城黃州平壤等處億兆百姓舉

手加額祝功訟德不佞面頰神搖匪所敢
承乃復聞構亭鐫石將垂不朽夫允銘頊
珉垂不朽者其人必大功德于百姓斯可
法可傳耳不佞一逆旅過客懃懃懇懇求
愜自心尚多遺憾乃以至細之行而邀莫
大之德雖羣臣百姓體

賢王好賢之雅惜不佞非其人又何能自安
耶惟門下轉啓

國王寢羨意于忘言還直道于邃古幸何可
言感何可言

知生王夢尹拜

回帖

頌德之舉實欲揄揚徽燬垂示不朽與人之誦自有不靳然而然何敢有所溢美以誣天下之耳目哉今者

兩大人之莅下邦也省僕從嚴條約凡餽具禮幣毫無染脂宣布

聖天子德意色辭之間隱恤如傷所至如和風時雨膏澤之入人深矣大小臣民亡不飲德誦義歡忻感奮咸一口齊聲

伐石載名以寓去後之思亦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

大人有而不居為挹太過謙謙之德形諸文字益見

大君子清操盛德比諸古人而有光書之簡策而無愧矣不佞承事

下風充然有得親見千載義事方晉慶之不暇其何敢沮公言而副

盛意乎亦惟

大人諒之不宣

上使

侍教生金塗頓首再拜

副使前追送漢江船遊圖揭帖

人生聚散固當付之常數而此別最難
為懷回思弘濟橋邊便是千古河梁悵
悵之情至今結在心曲豈衰人易感而
然歟傾都父老擁路攀呼可見

清芬之入人也深豈但陪從門館之人獨
紆軫而長思也別後溽暑敲煩不審途
間

體履珍順否仍念漢江陪遊真一勝迹敢
倩龍眠摸寫一幅仰備

清玩倘於燕閑時時

一覽一尊談笑萬里不隔此身長在春風
座上也幸

留惠一語以賁湖山則益為傳家榮耀之
寶更感更感統希

崇照馮械主臣肅楮不宣

侍教生李廷龜頓首再拜

寄館伴李月沙書

孝恭有言。陸賈皇華定。知交於南越。豈不以氣誼所結。天涯比隣哉。

足下東國望門。詞壇名宿。不佞雖迹曠風雲。然情延芝蕙。比來獲奉披靚。喜慰平生。加以

盛德多情。倦欵備篤。至於臨別。贈章愛重。常懷言尋悲切。金石可銷。此誼難泯矣。所竊附者。傾蓋之知。所長恨者。交臂之失。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惟咏秦風。終焉永嘆。前者卒卒有作。不盡離懷。政擬效隰桑之賦。

少整緇衣之誠。而穆如

往咏。颯颯遠來。知情深難別。故自同之耳。病中戀念。不覺霍然。陳琳之檄。可愈頭風。杜甫之詩。能驅瘧鬼。豈不信哉。展漢江遊園。又覺蘭亭一會。儼然未散。凡此皆風流之豪舉。千秋之美談也。風雅場中。自得足下。真不寂寞矣。伏枕遂歌。總成藝語。和咸池以下里。酬明月以砒砒。要益彰來教之羨耳。昔張騫持節大宛。得蒲萄而歸。至今中原盛傳其事。不佞今得珠璣滿

囊豈不為勝之耶。輜軒所過，歡呼塞道。此自

貴國尊重

朝廷乃辱推引，禮深祗增，慙慙實無遠德。歌舞謂何不虞之譽，有度不處。

足下知我當不以斯言為外飾也。

令郎道丈，獲挹清光，意度宏深，當復大受。是父是子，信為不虛。不佞蒲柳衰質，不耐劇病，餘息奄奄，僅自支護。惠問遠尋，益仞篤愛，嗚呼。

用汝足下，弘濟一別，相見何期。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外小律寄

議政諸丈見意，希轉致之。

知生姜曰：廣再拜。

寄館伴李用沙書

相晤未幾，別緒忽驚，心非木石，能忘悵恨。惟是

王事關情，驪駒夙駕，河橋一分，遂成千古。雖然聚散緣也，久暫數也，緣不能限，數不能局。

者情也。向來日少而情多，亦願此後跡遠而情親耳。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安在同堂哉！惟

門下勉之。江遊圖見寄，知

門下乃世之有心人，勉作小記，幸次諸名作于其上，勿不多及。

知生王夢尹再拜

漢江船遊圖記

今

皇帝御宇之五年，以

皇子誕生，布德惠于天下，尹適承引駕之後。

帝東顧曰：吁！白岳漢江，沐浴王化久矣。汝其副館，臣往海邦，昭我令德，兼視遼衆之在朝。鮮者，越明年始抵王都，禮既游于漢江，修故事也。出郭里許，岡陵層複，林木鬱葱，迤連數里，乃抵江濱，憑高四望，夙所聞漢江樓者，兵燹之餘，杳乎不可得覩矣。惟是遠岫近峯，平堤危岸，爭秀競爽，依然一山川勝槩也。登眺多懷，慷慨入坐，而王遣諸陪

臣至矣。地以人奇，景與心會。喜不自禁，遂復快然登舟。迴翔萬頃中，珠履繽紛，杯盤雜錯，清歌與白雲竝流，舞袖偕水光交亂。譯既頻而勞不憚，語未傳而神已解。惟有相視而笑耳。既而流景微曛，皓魄乍明，遙望東山如瑤臺，如銀闕，如羨人之臨粧，而飛甍彩鷁，蕩漾于波光上下間。真如泛碧海而槎天漢，不亦樂哉！噫，毛師露宿于鐵山，遼衆腹枵于鮮島。

天子拊髀而嘆，司農仰屋而籌。予乃撫時戀景。

騁目快心，樂予之樂耶？樂人之樂耶？雖然，予使臣也，假令遄歸，言邁白岳，漢江間，父老子弟，不獲望見使者之顏色，而懷想天子之明德，不滋予懼乎？于是主賓歡甚，執觥更酌，載月而歸于南宮。

時

天啓六年季夏

賜進士第徵仕郎工科給事中

賜正一品服兼閱海外兵馬屯田等務慶遠王

夢尹撰

上使前回帖

河橋別後，悵然如失，搖搖此心，長逐
行旌，便回。

眷辱長牋，暨瓊什披，讀爽然若苦海中甘
露灑也。敬服敬服，即想

仙槎將泛星漢咫尺，垂天之翼九萬下風，
從此尺鷃枋榆無路仰攀，惟思手額萬
里之外，仔聞中國相司馬耳。紀行小稿，
只是泐途信筆，僮父俚語，適足獻笑從
者誤徹。

清覽乃蒙

高文獎借，逾分湔劣，何可當也。藏之巾笥，
以為鎮家之寶耳。江遊作圖，只記勝迹，
父老口碑，要贊

盛德，皆出於攀慕，咏嘆之至情，亦
兩大人過存之餘澤也。暑令方嚴，恭祝
對時珍護，恣冗不盡懷。臨楮悒悒。

侍教生李廷龜頓首再拜

副使前回帖

乍違

清範結想為勞，驛使之還，
寵賜手教，殷摯讀之，忽覺沉痾去，體不啻
執熱者之濯清風也。江圖
記文字字瓊瑤，不朽勝事，令人俊傳千
秋。赤壁當復鬱鬱生氣，他時指點宛然
真游不散，何由作夢中道士也。正想嚴
程已戒風帆，將掛海波如錦，千里一瞬
從此仙凡永隔，雲路渺然，弱羽沉鱗，無
復再會之期，思之惘然。
來帖迹遠情親之喻，足見四海皆兄弟之

厚誼，惟當銘之心曲，永以為好耳。溽暑正
苦，恭祝

道體清安，臨書神往，肅楮不宣。

侍教生李廷龜頓首再拜。

國王前揭帖。

惟

老殿下蘊珪璋以成性，藉蘭蕙而為襟，不佞
廣自披覲以來，仰見念切
君父，動中禮儀，既揚善氣之休，亦徹黃中之理，
目擊道存，神明已接，加以

惠問時勤

德音欵佈甚矣其美好而宣通也雖詩誦
有斐何以加焉固宜萬庶宅心羣駿效足
天篤

康侯以佐

明聖豈偶然哉光儀臨遠翹企彌殷竊自思念
以三生之奇緣辱千秋之高誼顧此一別
已矣離合之間寧獨感慨係之即交魂通
夢亦自徒然持

節西還惟有奉揚

明德少解菀悰耳方今奴氛未靖假息游
魂尚思豨奔豕突三韓僅隔帶水肆毒使
為剥膚昔在有周韓侯錫命之詞曰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此則

老殿下今日之事而忠於

天朝之職分也願

老殿下少抑至懷勉建大業俾顯揚令譽光
大有加蓋王侯之孝原與士庶不同要當
脩其大者耳伴送使局度端凝才猷淹綜
真東國夷吾邦有斯賢足耀四遠旣承

簡任、自所鑒知、道契冥固、必並受

王明之福、館伴及議政諸臣、所見各道觀察
留守具明體適用、彬彬質有其文、三韓得
人於斯為盛、抑風雲玄感、理自不爽矣、下
至同譯四官、亦皆溫文謹度、罔墜逢迎、而
張譯猶稱解事、予曰、有奔走其在斯矣、脩
大厦者、不厭良材之積、統祈惠顧之、極知
晝不秉燭、日有餘光、然送抱情真、竊附贈
言以備葑菲之採、輶軒一過、咨詢未能、徒
以

貴國士民被服

雅化知重朝廷、因而推及使者、若夫識之
不忘、亦何德堪此、昨據流傳、實深慙悚、夫
洪鍾在御、斯揚聲之道、今瓦缶未擊、而發
響震煌、豈不大可恠異也哉、且何以風示
有位為民牧、勸也、伏乞

老殿下、寢此溢美、以還直道、旅次以來、行李
無乏、宴享多儀、德隨日積、感亦同之矣、至
於拜覬之迹、多冒不恭、統恃

玄慈、能炤形外、嗚呼流水不窮、浮雲自遠、碧

蹄一別

瞻仰何時臨楮勞懷潛然出涕

外小詩書扇博

笑

侍生姜田廣再拜

國王前揭帖

從古自

中華而外雅稱文獻無有如

貴邦之特出等夷者恭事

天朝亦無有如

貴邦之終始不渝者則

貴邦之視胡奴奚啻人類之視犬馬芝蘭
之異糞壤哉不佞奉

命而東跋涉千里

貴邦人物之靈秀山川之形勢居然在目
中矣雖倭居東南奴鄰西北而

貴邦捷伐或未遑固圉則有餘不足患也
惟是詰戎兵肅行伍練精銳優謀勇嚴偵
探無事則自衛以張國威俟

天兵西來

賢王提一旅渡鴨綠耀兵黃龍五嶺間覆奴
之巢破奴之外建不朽之勲垂芳竹帛此
萬世之奇也惟

賢王留意過承

高誼區區寒暄語不敢為

賢王道也臨緘金伴送來致

賢王意遠體不佞軫念遼民而立刻發粟真

時雨之惠也感激何可勝言附謝不宣

侍生王夢尹再拜

思波亭記

漢江之湄金太宰賜地在焉構亭其上屬
予題且記之以彰

王賜予既題之思波亭矣或曰美哉

王之愛賢臣也恤及其私也太宰之樂也不

忘其君也予曰且子亦知夫

王錫是亭之深意乎夫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太宰素有大志

王之所鑒知也園林之樂不過流連光景者

之為此或太宰他日功成拂衣時事耳而

今汲汲為之母乃太早計乎且

王以用錫者何也。昔賢有言，山水以形媚道，政與入神情相關。故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泰人情，神豁人思慮故耳。又曰：登高而望遠，其中必有慨然者。維漢江奇秀，甲東國，而茲亭適據其勝。太宰自公退食，駕馬出遊，登斯亭也。北望

神京，五雲縹緲，必誦韓侯佐辟之詩，而思續其遺烈。其西即奴酋之嘯聚穴也，奔蹄勁角，耽視爾圉，又能懈直抵黃龍之志乎。亭高而安，深而明，江流綰帶其下，雄濤噴湧，細

穀淪漣，加以風烟披薄，山色波光，共相出没。變現萬態，足以發引人智性。且夫奴酋者，剽悍蠱執，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爭也。太宰籌之熟矣，以太宰決策其上，高視深維，悠然會心，即笑談杯酒，而虜固已在目中矣。蕙勤之論歐公也曰：江山之勝，雖莫適為主，而奇麗秀杰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歐公用以奇其文，太宰用以奇其策，意寧有異耶。肥水之戰，安石每命駕遊山，其云措置已定，蓋冲悠妙湛得之，屬引清發者。

為多而或者徒謂其矯情鎮物則亦窺之淺也太宰之受地不辭蓋已深喻

王意謀成意得時請太宰以酒澆之曰慰波

亭勸汝一杯酒吾以汝基麟閣勲矣夫一

亭之作似無足書而其君臣一體相愛相

勗之盛於是乎寓則誠不可以不書也

賜進士第

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奏

經筵展書官教內書堂

欽賜正一品服色奉

旨閱視海外兵馬等務南州姜申廣拜撰

日者以公事稠填濶踈大教歉多盈懷適

接清光差以為慰耳玆貺垂存抑何太腆

風義之厚真不替有加篤意謹一一心銘

多儀仍藉手歸璧蓋吾輩道義交情期以

玄心相映均之不就儀物以明有恭也恩

波亭記從病冗舍毫知不能揄揚盛美得

母令山靈笑人乎固陋之情統祈慈炤不

下

知生姜曰廣

上使前

不佞承乏儼价得附青雲榮耀極矣况此

辱捐恩波亭記文古而義深從此湖山賴以生色豈獨為傳家寶也但

鋪張許與太過其實雖出於

大君子獎蹙之

盛意不敢當不敢當至如餽贐禮也未必塵浼

清德而終始

見卻辭旨峻截自知得罪於

門下無所厝躬惟

大人領此誠慤

毋終邀棄幸甚幸甚不宣

領中樞府事兼使曹判書金瑬

副使前

不佞祇候境上承事

門館僅數月矣唯弗克周旋墜

寡君成命是懼反

辱惠音過用

獎詡循躬隕越曷堪當之不腆菲薄聊備
贖儀誠意層淺竟

靳莞領區區寸忱無路自達采增慙悚

仙舟解纜只在此日肅楮悵然言不罄意

領中樞府事燕使曹判書全塗

皇華集卷之四

